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丛书
Marxist Philosophy's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马克思恩格斯 哲学形态研究

Marx's Engels's Philosophical Form Research

边立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014031994

马克思主
Marxist

B0-0
258

马克思恩格斯 哲学形态研究

边立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B0-0
2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研究/边立新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4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丛书/侯才, 毛卫平
主编)
ISBN 978 - 7 - 207 - 09663 - 0

I. ①马… II. ①边…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
形态学—研究 IV. ①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9195 号

责任编辑:陈 恩 汤克白
装帧设计:墨彩艺铭平面工作室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研究
Makesi Engesi Zhexue Xingtai Yanjiu

边立新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663 - 0
定 价 76.00 元(精装)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dbw.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一、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	(1)
二、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	(4)
三、怎样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	(8)
第一章 西方传统哲学的困境与哲学的转向	(12)
第一节 西方传统哲学面临的困境	(12)
一、关于世界的真实性：一般还是个别	(13)
二、关于知识的可靠性：经验还是理性	(16)
三、关于认识的目的性：方法还是意义	(20)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转向	(25)
一、从抽象本体论到历史唯物论	(25)
二、从绝对理性主义到感性活动论	(29)
三、从认识中心主义到主体价值论	(33)
第二章 “哲学的终结”与哲学形态的转换	(38)
第一节 “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	(39)
一、“应有”和“现有”的关系	(39)
二、哲学和世界的关系	(43)
第二节 “消灭哲学”：让哲学回归现实	(45)
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45)
二、只有让哲学成为现实，才能“消灭哲学”	(48)
第三节 “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52)



一、实践活动引起世界存在方式的变化	(53)
二、实践活动确立了人与环境的关系	(55)
三、实践活动是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基础	(56)
四、“新唯物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使命	(57)
第四节 “哲学的终结”与哲学形态的变革	(59)
一、不再是“理论哲学”，而是“实践哲学”	(59)
二、不再是“非批判的哲学”，而是“批判的哲学”	(63)
三、不再是“实证科学”，而是“历史科学”	(68)
第五节 恩格斯论“哲学的终结”与辩证思维方式的特征	(72)
一、“哲学的终结”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73)
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自身的辩证否定	(77)
三、“哲学的终结”与辩证的思维方式	(81)
第三章 “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分野	(85)
第一节 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	(85)
一、从“解释世界”的哲学转变为“改变世界”的哲学	(86)
二、从构造“体系的哲学”转变为研究“问题的哲学”	(89)
三、从关注“抽象的世界”转变为关注“现实的人的世界”	(94)
第二节 整合与超越：人的实践活动的整体性	(98)
一、“实践活动论”思想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两次转变	(99)
二、“精神实践本体论”：黑格尔的实践整体观念	(103)
三、实践活动的整体性：“实践哲学”的整合与超越	(107)
第三节 “认识与普遍性”问题的“实践哲学”解答	(112)
一、亚里士多德：普遍性是认识的对象	(112)
二、休谟和康德：普遍性不是认识的对象	(115)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遍性的认识只能靠实践	(118)
第四章 “新世界观”的真实内涵	(123)
第一节 “新世界观”：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123)
一、世界观概念的哲学意蕴	(123)

二、“新世界观”的本意是让哲学回归现实	(126)
三、“新世界观”彰显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129)
四、“新世界观”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	(132)
第二节 “新世界观”: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134)
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135)
二、“新世界观”:对二元论的超越	(138)
三、“新世界观”: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统一	(142)
第三节 “新世界观”:实践论与唯物论的统一	(145)
一、实践唯物主义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	(145)
二、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称谓	(150)
三、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特征	(153)
四、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实质	(157)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意义	(160)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	(161)
一、唯物辩证法: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161)
二、唯物辩证法: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	(165)
三、唯物辩证法:方法和立场的统一	(169)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从现实中寻求思想	(172)
一、克服思想和现实的二元对立	(173)
二、寻求思想和现实的统一	(174)
三、“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177)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	(182)
一、黑格尔用逻辑取代了历史	(183)
二、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	(186)
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逻辑和历史统一”	(189)
第六章 历史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回归	(193)
第一节 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3)
一、“启蒙的悖论”与历史主义的兴起	(193)

(02) 二、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197)
(03) 三、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读	(201)
(04) 第二节 历史规律与历史主体	(206)
(05) 一、历史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	(206)
(06) 二、历史主体是现实的人	(209)
(07) 三、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一致性	(212)
(08)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	(215)
(09) 一、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争论	(215)
(10) 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经典表述”的比较	(218)
(11) 三、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意义	(221)
(12)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命运	(224)
(13) 一、历史唯物主义遭遇的误解	(224)
(14)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	(227)
第七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236)
(15)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236)
(16) 一、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结合的第一次尝试	(237)
(17) 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结合的重要成果	(239)
(18) 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结合的深度进展	(240)
(19)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初创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42)
(20) 一、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	(243)
(21) 二、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246)
(22) 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248)
(23) 四、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252)
(24)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55)
(25) 一、《马克思致安年科夫》：社会现实决定观念和范畴	(256)
(26) 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生产关系	(259)
(27) 三、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262)
(28)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深化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64)

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	(265)
二、从资本的文明作用到资本的历史终结	(268)
三、从人对物的依赖到人的自由个性	(270)
第八章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政治哲学	(274)
第一节 以必然王国为基础的自由王国	(274)
一、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275)
二、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实现个人自由	(279)
三、自由个性的实现与人的能力的提升	(282)
第二节 平等观念的历史性超越	(286)
一、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平	(287)
二、资产阶级平等观念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291)
三、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	(296)
第三节 实践哲学与人的解放	(299)
一、“实践哲学”：人的解放的哲学	(299)
二、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	(303)
三、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途径	(307)
结 语	(312)
编后记	(318)

导 言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原初哲学思想及其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并非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关注社会现实,但不是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重视人的发展,但不是人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源于西方近代哲学,但不能把它等同于西方近代哲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必须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历史使命。

一、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哲学思想,集中表现为其哲学的性质和地位,哲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及其理论框架等。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创立之后,怎样理解和把握这个哲学形态,就成为一个广为争议的话题,以至于在当今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我们认为,如何界定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初哲学形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并非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哲学思想,而不包括他们的后继者对他们原创思想的发展,也不包括他们的同时代人(即使是他们的战友和学生)对他们的思想的丰富。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战友和学生,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对他们思想的解读,对于我们把握和理解他们的哲学思想具有借鉴意义,但这些都不等

同于他们本人的思想。如此说来,就需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无疑,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原创,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它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思想。所以,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而且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的哲学思想,即这些后继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的国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阐释和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阐述的过程中,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存在局限乃至偏差,甚至有的号称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却完全偏离甚至远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比如,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家,他们无疑都自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尽管他们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担当了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重任,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解离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上作出了贡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做出了独特的理解,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也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即使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正确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因此,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极为复杂和混乱的现象,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区别,是极为必要的。作出如此的区分,至少可以辨别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辨别是非,澄清哪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哪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都号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作出上述的区别,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可以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混为一谈,更为重要的是辨识、防止和克服那些本来不属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种种附加,进而起到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的作用。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哲学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的共同创立者,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哲学是难以分立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当然,在这个哲学形态的创立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甚至他们的哲学思想也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这绝不能成为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这个哲学形态的共同创立者的理由。马克思是这个哲学的主要创立者,恩格斯既直接参与了这个哲学的创立,但更多的是对这个哲学的阐发和传播。从这意义上说,马克思是这个哲学的主要创始人或者说是原创者,尽管恩格斯也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个哲学的创立,但更多的是解释和传播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更多关注马克思的思想,而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列起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乎实际的。但问题是,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是同在的。他们处在同样的历史条件,有着相同的旨趣,为着相同的目标,形成了相近乃至相同的思想,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许多著作是合著的,他们的思想互相启发,彼此影响,甚至是彼此修改,共同完成的,即使进行详尽文本考察也难以分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点,我们不能把他们完全隔绝甚至割裂开来。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创立中的分工不同,问题的关注点的不同,思想深刻程度的不同,理论表达方式的不同,必然导致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各有其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然而,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某些方面的差异而否认他们的共同性,更没有必要夸大这种差异,渲染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差异,即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是动态的、变化的,我们不能苛求早年的马克思完全等同于晚年的马克思,就此渲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制造“两个马克思”。否则,就否认了马克思思想的变化和发展,那就不是动态的、活生生的马克思。我们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态度是求同存异。承认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别,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具有共同的思想,更不能成为拒绝研究他们的共同思想的理由。特别是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来研究,需要在承认他们思想差别的前提下,更加关注他们哲学思想的同质性。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主要是其思想内涵,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作为一种形态,既包括它的哲学观点、哲学内容以及这个哲学的理论框架,也包括这个哲学的特点、哲学的性质,以及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等。凡是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是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形态。也就是

说,在不同历史时期可以产生哲学家,但不一定都能产生哲学形态。或许可以这样说,创立哲学思想相对容易,创立哲学形态则不是轻而易举的。哲学形态创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只是靠个人的努力,更有赖于社会的需要。一般说来,只有在重大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发生哲学形态的变革。所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哲学形态绝不是随时都可以产生的。一定历史条件都会有哲学家,但不是任何历史条件都会产生哲学形态。一般说来,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出现了不同的哲学家,而这些哲学家隶属于某一个哲学形态,或者说,某一个哲学形态中包含着许多的哲学家的思想。总之,能够称之为创立哲学形态的哲学家,一定是在哲学发展史上作出巨大贡献、产生深刻影响的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处在重大的历史变革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工业革命,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也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这种双重的社会变化,蕴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性的变革。这种历史的变革,不仅体现为社会现实的冲突,而且表现为哲学上的冲突,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为主要代表的整个西方哲学自身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预示着整个西方哲学大厦的倾倒,西方传统哲学形态的终结。用什么样的哲学形态取代以往的哲学形态,担当起新时代的哲学重任,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巨大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哲学变革的担当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是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而且创立了堪称创立了崭新哲学形态的哲学家。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的哲学是历史开创性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哲学,实现了哲学形态的历史性变革。这个哲学形态,既标志着包括古代和近代全部西方哲学的历史性的终结,也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开端。当然,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之所以成为一个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绝不是任何主观的臆想的产物,完全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的历史的遭遇和现实的实际状况决定的。不可否认,我们的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疑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特别在重大历史关头,更加重视从哲学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高度重视马克

思主义的学习,特别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使我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使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历史成就。同样不可否认,我们在一些历史时期,尽管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取得成就,反而遭受巨大挫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表面上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非马克思主义之实。如果马克思有在天之灵,他一定会这样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之所以导致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即使在今天并没有绝迹。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研究中,当下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实证主义的倾向、人本主义的倾向和抽象主义的倾向。只有纠正这些偏向,才能恢复和彰显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本来面目。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关注社会现实,但不能把它归结为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实践性。这种哲学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不是停留在书斋,满足于哲学体系的构建,而是把关注社会生活、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实践发展作为自己的任务。实证主义也关注实际问题,仅此而言,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具有相似之处。但不能就此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实证主义等同起来。实证主义是和经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它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实证主义只是满足于事物现象的描述,根本上否认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对现实的关注,绝不是对社会现象的观赏,也不是对社会问题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深入社会生活的本质,把握社会的发展规律,发现推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提供社会发展的路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实证主义的本质区别。然而,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哲学思想,而是一种经验层面实证的科学,或者是一种社会学。显然,这种观点不过是用实证主义来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马克思、恩格斯降低为实证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实证主义化。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重视人的地位,但不能把它归结为人本主义。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思、恩格斯哲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阶级性和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所关注的是人,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达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最高价值取向。人本主义固然也关心人,这是它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相同之处。但是,不能由此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归结为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在反对神本主义、用人的地位取代了神的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这是人本主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人本主义固有的根本的缺陷,就是对人的抽象理解。一方面,人本主义是用自然来解释人类社会,以自然属性界定人的属性。因而,人本主义视阈中的人不是社会中的人,而是脱离社会的抽象的人。另一方面,人本主义是用道德观念来理解人,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善或者恶,并以此解释社会的发展。和人本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始终关注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把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发现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吸收借鉴了人本主义的合理思想,并超越了人本主义。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等同于人本主义。然而,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的理解中,或明或暗的存在着这种倾向,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结为道德的批判,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归结为一种道德诉求,进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归属于某种伦理思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归结为人道主义者。可见,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归结为人本主义,最终必然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起源于西方近代哲学,但不能把它归结为西方近代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是历史的产物,社会性和历史性是这个哲学的显著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诞生,离不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离不开西方哲学深厚的思想源泉,包括古代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但是,需要明辨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本质上说是近代哲学,还是现代哲学?正确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属于现代哲学,而不是近代哲学。不可否认,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哲学大师,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类智慧的发祥地,即使在今天,这些哲学家仍然栩栩如生,成为我们挖掘不尽的思想资源。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只要我们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来观察,西方传统哲学就会暴露出其致命的局限,它所探寻的最终结果是

发现了一个并不属于人本身的终极的本体。可见,西方传统哲学说到底就是一种抽象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这种哲学把人类引向一条不同于神学的、具有思辨特征的神秘主义的道路。这无疑使哲学走到了的绝境。正是面对哲学的困境,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哲学的新道路。问题的症结在于,现在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理解为脱离实际的抽象主义的哲学,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的哲学。这就是在西方近代哲学的框架内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归结为西方近代哲学。我们只有纠正这种倾向,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才能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哲学道路前行。

为了纠正上述三种偏向,彰显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的本来面目,需要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特殊本质。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西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在哲学性质、哲学内容、哲学任务等方面,都不是同质的。因此,要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必须辨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其他哲学形态的异质性。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异质性。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产生处在同一个时代,直面相同的哲学资源。因此,批判改造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超越理性主义的困惑,便成为它们的共同任务。然而,批判相同的对象并没有导致完全相同的哲学成果。透视纷繁复杂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尽管在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切中要害,但它们并没有找到哲学出路。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哲学不仅批判,更为重要的是开辟了让哲学回归现实世界的道路,不仅指出了哲学的发展方向,也为哲学带来生机与活力。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质性。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在文本研究、思想阐述和理论宣传等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尤其是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批评,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理解。但是,他们走向了不同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另一个极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本质。因此,我们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异质性。马克思恩格哲学在批判改造西方传统哲学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超越。尽管在这个新的哲学形态中蕴含着对西方传统哲学吸收和借鉴的成分,但是,它和西方传统哲学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如果

以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吸收和借鉴了西方传统哲学为由,并以西方传统哲学的性质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就会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同质化,不仅否认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变革的意义,而且会对哲学本身发展以及哲学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怎样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理解上偏差,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存在的。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除了因为它的理解者存在着偏见之外,还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理解的复杂性。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的研究,达到还其思想本来面目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立足当今时代,努力实现“三个回归”。

第一,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在文本解读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任何思想都以一定的文本作为载体,对思想的理解需要以文本为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文本无疑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的一个重要前提。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①要达到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正确解读,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文字和语境的关系,坚持文字和语境的统一。文本表现为文字,但文本并不等同于文字,任何文本都是文字和语境的统一。文本首先表现为文字,理解文本固然离不开文字的阅读。但问题在于,任何文字都不是孤立的,文字作为思想的表达,总是和一定的语境相联系而存在的,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实现思想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孤立地对待文字,而需要根据当时的语境,联系上下文的关系把握每一个概念,特别是其中经常使用的那些基本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这些概念的深层内涵,避免停留在和满足于表层的语义。二是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整体和部分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个整体,其中包含着有许多部分。但是,这些部分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体之中的部分。我们曾经习惯于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划分为三大组成部分,这种划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5页。

的主要内容。但必须承认,这种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如果把这种划分绝对化,往往会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完整思想割裂开来,使其失去完整性。比如,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就是密切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马克思的哲学是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基础的,离开了政治经济学,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在《资本论》这部著作中,既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也有哲学的内容。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尽管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这就是说,《资本论》既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如果只把《资本论》当做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就背离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质。因此,我们必须关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内容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整体特征。三是处理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把不同阶段的文本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决定了体现他们思想的文本也具有整体性。马克思、恩格斯都留下了大量的文本。伴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的不同文本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的,而不可能是孤立的。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①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孤立地对待文本,更不能把他们的文本割裂开来,而是把不同阶段的文本联系在一起,发现不同历史阶段文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寻求他们思想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进程。如果孤立地对待文本,就有可能以偏概全,失去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演变的历史性,从而影响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形态的正确理解。

第二,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在历史中确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形态。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对思想的把握总是和对这个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的把握相关联的。哲学是时代的产物,而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内容甚至它的形式都是和它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②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伊始,就以关注社会生活为己任。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哲学,并曾对脱离实际的德国哲学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